



新鮮女孩

Fresh girls
and
other stories

神女生涯的迷幻夜歌

伊芙琳・劉 Evelyn Lau 著

陳蒼多 譯

新鮮女孩

Fresh girls
and
other stories

伊芙琳・劉 Evelyn Lau 著 陳蒼多 譯

黃帶書系

新雨

譯序

陳蒼多

本書作者伊芙琳·劉（Evelyn Lau）的暢銷小說《逃家女孩的日記》使她一舉成名，主要是因為她寫這本小說是現身說法：她在十七歲時就在街上過了兩年的流浪生活。如今這本短篇小說集更是將寫實的手法發揚光大，佐以別出心裁的詩意（她也是一位詩人），如「如果她掉落下去，夜晚就會滑過她的臉孔，像一場微微記憶著的夢」，如「……油燈的火燄搖曳著，好像夜晚正在許願，努力要吹熄這個男人房間中的所有蠟燭」……

其實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的伊芙琳·劉，在本書之中最擅長的是對賣淫現象及情慾扭曲的生動描述。第一篇〈新鮮女孩〉描寫女孩初次賣淫的經驗，生動的

情景躍然紙上。其他幾篇時而描繪買春男人的惡形惡狀，時而刻劃施虐狂與受虐狂的細節，頗為不俗。最後一篇〈老人〉更對召妓老人的性無能極盡揶揄之能事。

蘇珊·瑪斯格雷說，安妮·萊絲（《夜訪吸血鬼》作者）之於「吸血鬼」，就像伊芙琳·劉之於「性」，這也許是譯介本書的重要理由吧。

目錄

譯序	3
新鮮女孩	7
扮演另一種角色的時間	25
玫瑰	39
快感	51
婚姻	61
玻璃	75

戀物狂之夜 85

慈悲 97

公寓 111

老人 121

摘錄自《逃家女孩的日記》 139

新鮮女孩

卡露兒在浴室，一手抓著頭髮，另一手拿著眉毛棒；從藥物櫃上面的鏡子看來，她的臉傾向一邊，跟著櫻桃紅的嗽口水、牙線以及舊刮鬍刀一起漂動著。卡露兒固定好蜂蜜色的頭髮，一面說著，「妳不會認為我神經質吧，會嗎？會嗎？」……一面走進起居室，手指之間夾著化妝袋的拉鍊，露出女孩的微笑。她今年二十四歲——跟按摩院的珍妮一樣年紀。那個老傢伙離開後，當珍妮認為沒有人在看著時，她就在走廊中低下頭來。看來，那個老傢伙是佔了便宜了。珍妮在二十歲時開了一家陪遊公司，如今已經很疲憊了，整天坐在後面的房間，等待一位忠實的常客，而其他女孩則來來去去。這些日子，金髮女郎比較多，她們在桌旁化妝淡色的眼睛，抽別的女孩子的菸，翻閱著無聊的書。珍妮注意看著。她開始嘔著嘴唇，好像自己懂得太多，但是，她穿著正規的衣服時看起來並不差——也就是說，換穿上毛線襯衫和牛仔褲，到街上去買湯、香菸或保險套。她的肩膀上有雀斑，很可愛。珍妮卸妝後比較好看，但是加上工作道具時——例如藍

色眼線膏，緊身白衣服以及頸旁的薄紗，還在頭髮飾以薄紗絲帶——那麼，她就看起來很疲倦。是的，縱使她的房間裡，床旁的燈罩上面飾有小小的粉紅色玫瑰花苞。

卡露兒就不是這樣了，她還沒有做夠這檔事。她坐在地板上，用毒品針筒戳著自己，手背把涓滴的血抹到大腿的地方，抹到她從別處借來的那件衣服上——那是一件有花樣的紫色迷你裝。她的腿很美，頭髮垂到眼睛的地方；她甚至沒有在流汗——雖然她過去二十分鐘以來一直在用針筒戳著。她甚至爲我準備了一個針筒，放在那個倒過來的厚紙盒——馬克說它是咖啡桌。先是淡金色的液體，然後是她的血在注射器中噴出，像鬆曲的頭髮。我看著那個東西，回看著她，等待著心中產生足夠失望的感覺。

「馬克，我要五塊錢買褲襪，」卡露兒說。

她抬起頭，燈光照射在她的臉上、頭髮上，以及硬木地板上。三種東西都是

同樣的顏色，蜂蜜色。她眨著眼睛，露出牙齒；馬克趕緊去拿錢。你就是無法拒絕她，你可以在她身上嗅到新鮮的氣息，好像她剛淋了浴，擦上爽身粉。好像她剛到森林去散步。莫妮卡很憎惡她。莫妮卡在後室中，菸一支接著一支抽著，抱怨著，一隻腿抬到那張古老的睡椅的椅臂上，身後堆著雜誌、科幻書，以及沒有封面的羅曼史小說。她喝著一個杯子中的雞湯，對著桌上的鏡子拉扯時髦的瀏海；她的膚色很淺，有些部份都呈現灰白了，並沒有因為擦上「油脂小子」而在燈光中發亮。

「來的都是新女孩；一直都是新女孩，」莫妮卡喃喃而語，兇猛地吐著氣。「我要如何維持生計呢？告訴我，先是妳，然後是那個紅頭髮的，然後是那個瘦瘦的金髮的，她講話也有腔調，我的天！我要如何找到生意呢？並沒有很多男人，我必須整個下午坐在這兒，等著又等著……」

莫妮卡的紅嘴唇翹起來，透露出憎意，然後，門鈴響起，她穿上高跟鞋，對

著走廊的鏡子拉一拉一撮髻髮，抓起保險套。她知道，無論這個客人是誰，都會叫一個新的女孩。男人能夠分辨出那些在這兒待很久的女孩，她們的氣味像後室散發的氣味，五個菸灰缸同時運作，舌頭透露出一種氣味，像是帶回家的湯。

莫妮卡看起來也很不錯——只要一天結束了，她換上男人的襯衫、粉紅色的小短褲，對著我前面的鏡子檢視著自己的臉孔，小心擦掉最後的粉底，梳開頭髮，然後去接她的孩子。可是，她派我去清洗浴室；有一會的時間我很恨她。在這個地方那些釘死的窗子後面，恨別人是很容易的。每個房間的燈都散發出朦朧的紅光，所以每個人都很好看，有時甚至男人也很好看；他們在床上是那麼蒼白與光滑，我們像是跟寶寶待在一起，他們的臉孔還沒有形成。

「謝謝，馬克，」卡露兒說。

她正要轉過走廊，手中拿著一包購自街上雜貨店的褲襠，臉上透露一抹眩目的強光。她轉向我，咧嘴笑了一分鐘。

「嘿，當妳吸了毒，步履蹣跚走在街上時，不是很奇怪嗎？好像每個人都知道，他們看得出來，妳唯恐無論如何會顯示出來，好像他們只要看著妳就知道。他們全都看著妳，怪怪的，除了那個對我吹口哨的家伙，他是站在陽台上，真的很可愛。我就是不知道，為何女孩子不能也對男人吹口哨？還有那輛警車停在街上，裡面的警察看著我，真的怪怪的……」

卡露兒打開那包褲襪，一面喋喋不休地說著，但是，我幾乎沒有去注意，我的一隻手臂朝上放在睡椅上，馬克要我的手上下動著，並且說道，「很好，好女孩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，」我躺靠在沙發的背上，緊緊地靠著，感覺到那種味道在我的喉嚨中湧上來，像銀、銅或某種金屬，還有整個頸背和肩膀那種裂開的感覺，而第二天早晨，那兒就會很疼痛。

在按摩院，我也花很多時間在後室，但是，這並不要緊，我有其他男人。例

如，有一位醫生，每隔幾週就從亞爾貝他的麥帝辛·哈特打電話給我。「我想整夜屌妳的雞巴，」他說，然後，他坐飛機來參加醫生會議，我發現他在旅館床上等著。我走出浴室，卸了一半的妝；他看著我，微笑著說，「妳仍然很美，」好像預期我那為他化妝的臉孔後面隱藏著別人的臉。

對於他以及別人而言，我仍然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，但是，我的生日不久就要到了。我將是二十歲，然後呢？後室變得太小了，甚至老闆也厭倦了那些有凱子情結的美麗女孩蜷縮在桌子旁邊，因為老闆就在那兒算帳，拿走她們一半的錢。這些女孩在椅子上拉起裙子，裸露的腿藏在裡面，把弄著長長的鬚髮，嘸著嘴——「爹地，我應該把頭髮剪掉嗎？我剛才在想，也許我下次要把它剪掉，末端都分叉了，看……」同時她們在被稱為「爹地」的老闆面前晃動著瀑布似的華美頭髮。每個人都想要為馬利歐而展現漂亮的模樣；他拿了她們的錢，而當她們年紀變大，二十四歲，二十五歲，他就讓她們坐在後室。他讓她們喝雞湯，替

其他女孩買保險套，接受幾個身體多毛、有味道的常客——穿著花格子短褲，繫著很差的領帶。然後，馬利歐的妻子走進來，她的腿部長著雀斑，身上穿著一件紅色衣服，頭傾斜到一邊，說道，「不，不要剪掉，這樣會影響生意，」女孩們閉上眼睛，嘴兒就像年紀較大的女孩，透露出輕視和狡猾的神色，但是她們還是說，「嗯，好吧，」而馬利歐繼續辛苦地算著帳。

但是，對於一些男人而言，我仍然是一個寶寶女孩。「他」就是這樣叫我，我是說那個富有的老年人，他住在窗子燻黑的公寓中，「寶寶女孩，」他說，「妳仍然是一位寶寶女孩，」我想，我不曾聽過這麼甜美的字眼。他喝醉酒時，就在晚上打電話給我。他不曾碰我，我是說這個傢伙，他只要我坐在那張蓋著絲布的睡椅上。睡椅位於那間令人難以置信的房間中，房間有一道全是鏡子的牆，像一池的冰；還有一架大鋼琴，上面的一個水晶花瓶中插有紅玫瑰。這個裹著毯子的老人抽著「絲徑」香菸，要我點亮桌子上的油燈。我把油燈的燈芯轉得太

高，所以火焰在天花板燒了一個黑色的記號。他的情況越來越糟。有一夜，我去小便，看到他把晚餐所吃的東西吐在廁所，切過的綠色豆漂浮在馬桶中，還有米飯或一種凍膠狀的白色東西；他懶得去沖馬桶。但是他喜歡我所謂的「銹色釘」雞尾酒——很笨拙地調出來，「就像一個女人，」他說，「女人從來不知道如何調酒。」我拿著這種酒進去給他，酒濺到酒杯的邊緣，半杯「德南布伊」，半杯威士忌，沒有冰，濺了出來。他疲倦地微笑著，在鏡中看著我，有時說我好看，有時說不好看，有時則說我大吃了一個星期；我轉身，壓平了肚子上方的一小塊衣服，說道，「我變胖了，」他則說，「是的，」然後又說，「不，不，妳很完美，妳只是一個寶寶女孩。」我內心很興奮，那是一種絕妙的感覺。

「我喜歡妳，」他說，「這是真正的讚美詞，我通常不真正喜歡任何人。」但是，當我離開他，鐵門在我身後發出叮噹聲，計程車司機卻咯咯笑：「那個老傢伙是個怪人，妳知道，幾乎每個夜晚都有妓女從他的公寓走出來。」